

殷栗齋集

卷廿一

卷廿二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廿一

韓文之于襄陽杜詩之于嚴僕射多過情之譽論

于襄陽頔嚴僕射武其人之賢不肖何如新舊唐書有傳一一不
為之諱矣韓是以文明道者其於于襄陽以尚書灝灝周書噩噩
比較其著作初未以為怪也遺其神而取其貌王莽且稱金縢大
誥矣所可怪者直以孔子之言稱之曰有德者必有言以頔而謂
之有德誰非有德以頔之言而謂之有德之言誰為無德之言杜
是以詩而當史者其于嚴僕射亦稱許不容口凡有詩幾三十篇
其武之寄詩于杜者隱風以禰正平杜之酬詩于武者竟方之謝
安石試問武能堪此否過情之譽韓與杜無辭矣杜子美於嚴武
說者謂其用意與昌黎之於襄陽同然嚴武雖貪且暴未至如襄

陽之甚、襄陽貪暴而加之跋扈者也、

摘錄

後

武工於詩、

子美與之交、文字交也、然為文字而過譽、猶可

說、為功名而過譽、不可說、況子美譽之嚴、武屢欲殺之、李白蜀道

難、曰難于上青天、蓋勸子美防鉤簾之禍也、陸暢作蜀道易曰易

于履平地、此以美韋舉明其反、李白言難者之斥嚴武也、或曰嚴

武死時、子美哭歸櫬、曰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及八哀詩云空

忤老賓客、身上愧簪纓、若有欲殺之怨、不應暮暮若此、是故蜀道

難、蕭士贇謂為祿山亂華、天子幸蜀而作、不指嚴武言之、韓文一曾不錄

讀韓昌黎進學解

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自^時得之妙、至于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文于是一洗矣、洪氏之意、謂柳子厚晉問、可以上進枚乘之七發、韓昌黎進學解、亦可以上進東方揚雄之客難解嘲、樊氏說、則直稱進學解出于客難解嘲而過之、孫

氏推六謂進學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鞭勒、騎生馬、其言甚當、篇中如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更足以去人怨尤、使下學而上達、非熟讀論語者不能言也、論語學而篇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是勉學者之知人、里仁篇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是勉學者之酬知、憲問篇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是正君子之心、術矣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知也是明君子之志、以四章其詞雖有別、而大旨則無別、言之重、辭之複、所謂辭煩而不殺者、聖人勉人求實學、勿慕虛榮之意深矣、昌黎得之、

廣昌黎原道

昌黎原道言道統之傳曰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之後于西漢不數董子試問王霸之辨誰之功也于東漢不數鄭康成試問今古文之爭誰統一之而不泥守一先王之說也况孔學于康成尤稱絕學耶荀言性惡楊為莽大夫原道不以荀子楊子接孔孟之傳不數荀楊無怪也不數董鄭言外對於孔孟之傳大有舍我其誰之意而諛墓金及三上宰相書羣起而攻之矣攻之者多出于宋明諸仔吾料呂黎無解也吾独嫌諸仔飲水不思源宋明性理之學冠絕古今其源皆起于昌黎之原道事師無隱独不要無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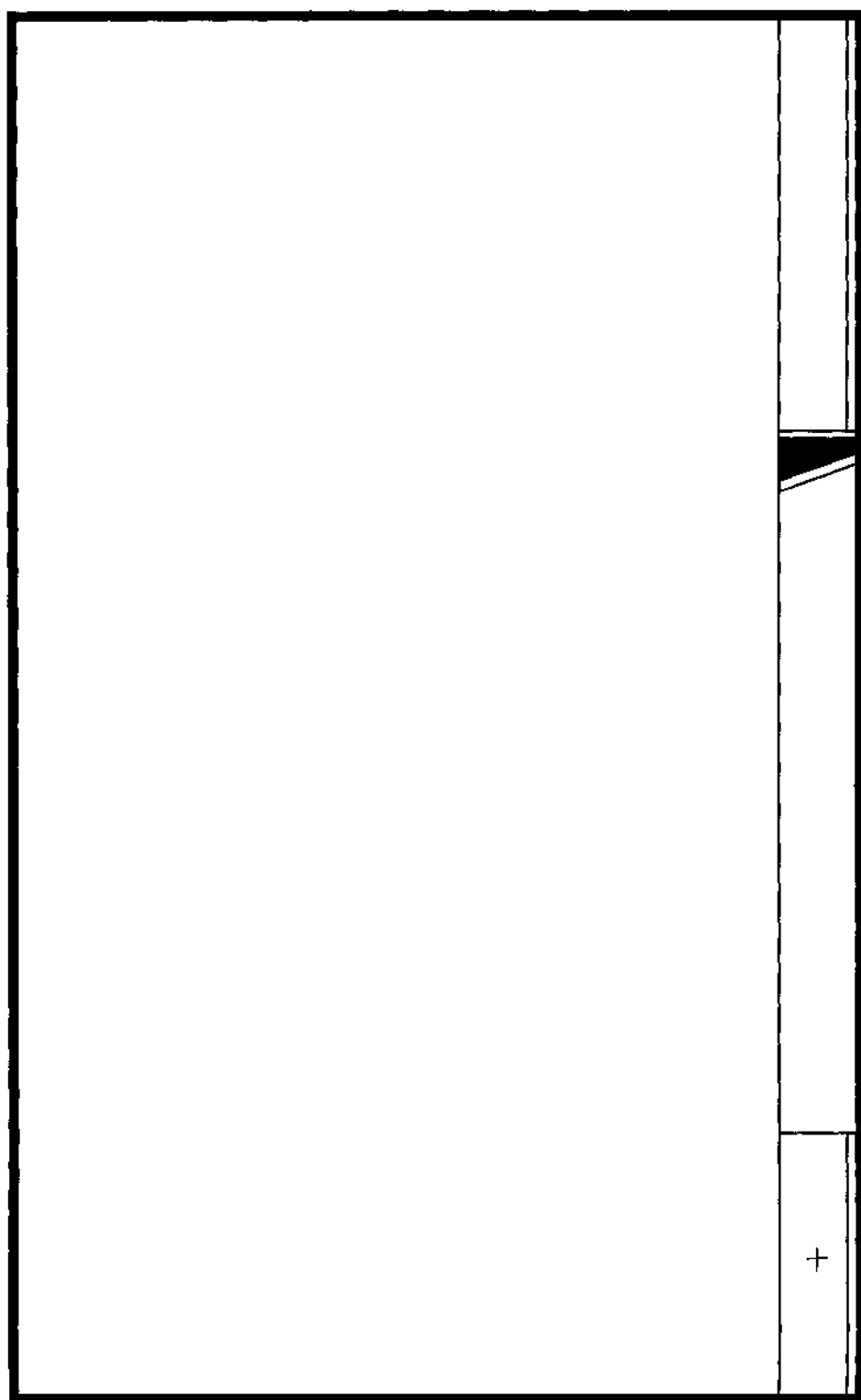
乎。昌黎接孔孟之傳，其自任不為自誇也。唯昌黎以前不補入董
 鄭，不可。昌黎以後又何人，則宜一一推廬之。五季之世，理學不明，
 聖人之道衰。幸宋受命，周程張邵朱以讀書窮理為主，闡揚六經
 之道。當時之士無不知大義者，欽定七經于宋五子名字皆不稱，
 而稱周子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其尊之者至矣。朱子尤集諸行之
 大成，蓋孔孟以後一人也。元代尚並輕文，其制度一官二吏三僧
 四道五醫，異工七獵八民九行十丐。天下人才不可問矣。其能承
 朱子之後者，唯許衡近之。許衡為國子祭酒，下至童子亦知三綱
 五常為人生之道。人知衡為元代第一勳臣，不知元代第一儒
 臣也。然終不免一身二姓之嫌。或以許衡為宋進士，但本傳無文。白沙弔厓詩曰：

信國不來知有罪、天祥、國帝易立、上表自劾、曰：天子幼冲、宰相邀
說、今皆出諸公之、魯齋當仕、豈忘天、以之為得孔孟之傳、仍待
只豈得以游詞相拒、酌焉、由元及明、白沙姚江、宗風大喪、唯其教人不由格致而入流
弊滋多、故明史、何林傳曰：學術之興、自白沙姚江始、白沙、孔尊朱、
姚江、則攻朱、孫芝房以明之、亡、亡于姚江、而執曰：孔孟之傳乎哉、
朱九江乎、明代、獨取顧亭林曰：亭林讀書、亡明之際、抗節西山、日
知錄遺書、由体及用、簡其大法、當可行于天下、而先王之道、必不
衰、由明及清、則陸稼書、宗朱子云：朱子為正學、學不宗朱子、即非
正學、雍正二年、得旨、從祀兩廡、乾隆中、禁以至道咸之間、攻掘風
威、謂之漢學、攻宋學、不遺餘力、尤攻朱子、比姚江之佳、有甚焉、朱

子得孔孟之正、其政宋也、即其攻孔孟也、學術歧、人心壞、左文襄以江南之亂、歸客于放、據是興芝房論姚江、同一深識、遠見、蓋孔孟之傳、別有屬矣、宋九江以即用知縣、咸豐二年、宰襄陵、時人稱為後朱子、南歸後、講學鄉之礼山下、不分漢宋、新至于古之實學而已、曰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性身讀書、此其要也、性身之要、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讀書之要、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國史館有傳、于其講學宗旨、特詳焉、當時稱之為後朱子者、稱之于其政術也、吾謂尤當稱之于其學術、然則自唐以後、得孔孟之傳者、于宋則周程張邵朱、于明則顧亭林、于清則陸稼書在前、朱九江在後、

論韓昌黎三上宰相書

韓昌黎斯文山斗也。然以其好作諛墓碑、及爲三上宰相書、山斗爲之減價、諛墓碑尤不若三上書之不知天命者。豈以唐有溫卷之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以韓公之才、書三上而卒不用、豈人力哉。蓋亦有天命存焉耳。雖然、正以其三上之故、而後不見用。墨子云：美女不出門、人爭娶之、行而自衛、人莫之堅。蓋未有己者不自重、而能使人重之、自取其辱、天命云乎哉。



自佛入中國以來韓歐二公最立得脚定究之韓歐所以闢佛者專指其短而闢之手抑別有法乎

韓子原道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歐公本論曰修其本以勝之又曰孔義者勝之本也此韓歐闢佛之別有其法也若專指其短而闢之則己一果非彼一是非非異端不特不能闢而反為彼取勝矣孟子之闢楊墨發明仁義之理則楊墨之非仁非義不辯自明矣董子之罷絕百家先表章六經而百家之誤亦不辯自明矣蓋正道明而邪說自息也韓歐之闢佛也其法孟子董子歟

唐黃巢明張獻忠稱知厚其同姓論

今以律最上之人格、常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謂為同人于宗、吝可也。若夫最下之人格、幾使天下無家、而猶有家、中國無人、而猶有人、謂之同人于宗、吝不可也。人格之下、莫下於外而夷狄、內而盜賊。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吾今亦曰盜賊之有親、不如當世所稱士大夫者之亡也。何以見之？黃巢亂唐、屠殺無算、然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張獻忠亂明、殺人六萬萬、並焚燬城市祠廟、唯梓潼張亞子廟、咸有增飾、且追尊帝君為始祖。遇張祖侯廟、亦不敢燬。盜賊之行、如出一轍。夫盜賊猶知有同姓、卿大夫有時竟不知有同姓、何耶？錢公輔曰：嗚呼！世之

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師弟之雄車輿之飾、声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觚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今人猶由饋遺、每施於外、親近鄰家、涵能還報之人、即往來不厭其煩、而族中鰥寡、曾不一念及之、忘其同姓、甚且加之魚肉、真黃巢張獻忠之不若、論者曰、與其有衣冠盜、寧有干戈盜、

朱全昱論

全昱果太祖之兄也、太祖受禪、有司備礼、昱曰、朱三、爾作得否、一日太祖宴群臣、昱因酒酣、又呼曰、朱三、世一碣上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國家何負于汝、而滅人三百年之天下、吾見世禍將族矣、嗚呼、全昱之罵太祖、罵其負恩也、然古今之負恩者、豈独一太祖而已哉、自來受恩深者、其負恩亦愈深、不然、則非奸賊矣、吾見受恩不報、反為負恩之人、少有能善其終者、奸賊何勿思之、甚、全昱之言、罵尽千古矣、噫、魯宣而有叔胗、為弟、朱溫而有全昱、為兄、矣、哉、造物生人、乃如是、然亦想見天理之在人心者、必不絕也、惜乎世少叔胗、全昱其人、而一門片為師昭、舉世莫非馮